

底牌的背后，
是官场权力的角逐

长篇小说

底牌



权力与欲望的较量，利益与人性的博弈，谁是谁的棋子？
官场之中，究竟是官性还是人性？

明枪暗箭，步步惊心后的官态描写，
悬念迭出，螳螂捕蝉孰料黄雀在后，

翻开官场的最后一张牌，谁能上位？

刘浩◎著



新世界出版社





底牌



刘浩◎著



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底牌 / 刘浩著. — 北京: 新世界出版社, 2011.7

ISBN 978-7-5104-1959-1

I. ①底… II. ①刘…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37396 号

底 牌

作 者: 刘 浩

责任编辑: 连 慧

封面设计: 天行健设计

版式设计: 张 敏

责任印制: 李一鸣 秦光中

出版发行: 新世界出版社

社 址: 北京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24 号(100037)

发行部: (010)6899 5968 (010)6899 8733(传真)

总编室: (010)6899 5424 (010)6832 6679(传真)

<http://www.nwp.cn>

<http://www.newworld-press.com>

版权部: +8610 6899 6306

版权部电子信箱: frank@nwp.com.cn

印刷: 北京雁林吉兆印刷有限公司

经销: 新华书店

开本: 710 × 1000 1/16

字数: 300 千字 印张: 20

版次: 2011 年 8 月第 1 版 2011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104-1959-1

定价: 32.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印装错误, 可随时退换。

客服电话: (010)6899 8638



周仓县人事局副局长杨利民下班回到家,已经是晚上七点多了。

他从人事局大院出来,就径直走向后面的家属大院,背着手一言不发,连进门后妻子胡月跟他说话他都没有回应。

胡月在县实验小学教书。她正在做饭,碎花围裙围在腰上,让人见了顿时有种幸福的感觉。她到客厅见杨利民一言不发,猜想人事局可能出事情了。

在她印象中,只要杨利民回家一言不发,就说明周仓官场里面肯定有什么新动向了。

胡月一手好厨艺,不一会儿就上来几个菜,她把饭菜递给杨利民。杨利民接下来之后又轻轻放到桌上,起身走到门口,开门看了看外面,确信没有人之后才把门反锁上。

胡月见他这样子,越发觉得自己的猜测可信。

杨利民坐下后轻声地说:“今天下午纪委在我们开会的时候,当场带走了副局长周继光,而且下午开会的时候我收到一条匿名短信,说周仓县要出大事。”

胡月吃惊地看着杨利民,伸出的筷子一时间竟不知道夹哪盘菜,只得悬在空中。杨利民笑着说:“风雨迟早是要起的,只是没想到会起得这么突然。这几天我可能要去市里一趟,记着这事情千万不要跟任何人说起,有人问起来,你就说小孩的爷爷病了回老家去了。”杨利民嘱咐了好几次。

胡月紧张地说:“你放心,我不会说的。”

吃完饭,杨利民打开电视看新闻,先是周仓县四大班子轮流出场,满口官话套话,轮到最后,新闻里面才提到了人事局下午的会议内容,不过丝毫没有提到会上发生的一幕。

杨利民感到很奇怪,便眯上眼睛,坐在沙发上将下午发生的一幕在脑海里从开头到尾像放电影一样放了一次。



他在想这个周继光被纪委带走了，周仓县政局将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有人倒霉有人走运。他从下午的会议又想到自己在周仓这么多年的打拼。想到官场真是个奇怪的地方，他不禁又叹了一口气。

胡月解着围裙从厨房出来，见杨利民一个人坐着，就给他泡了一杯周仓毛尖放在旁边，然后去房间辅导儿子阳阳了。她知道丈夫的性格，一个人思考的时候不喜欢别人打扰，更何况现在又出现这样的事情，就让丈夫好好静静。

这个时候是该给其他的人打电话问问情况吧！杨利民几次拿起电话准备拨号又放下了，现在这个时候电话能往什么地方打呢？除去自己作为人事局副局长的职位不说，单凭下午的事情谁还敢接电话？这个时候，肯定有很多人跟自己一样，坐在电话旁边等待一些消息，官场里面，只要有风吹草动便会迅速在圈里面蔓延，对此，他已深有体会。

不过，等他刚端起身边的茶水，桌上的银灰色电话就响了。

铃声响了三下，他才慢慢地拿起电话“喂”了一声，电话那边说：“看到晚上的新闻没有，周仓有风雨了。”声音急促。

“看到了！”杨利民说完便把电话挂了。

人事局下午的会议总体说来开得很艰难。会议的主题就是如何落实县委县政府关于周仓县农村人才资源开发的工作安排。

三点开始，会议前半部分开得很愉悦，局长李春生拿着不锈钢的水杯一二三四地讲着，先是简单地把县委县政府大的指示说了，然后聊家常一样，基本每次都是一样的话语。

第一副局长周继光时而哈哈大笑，时而同旁边的办公室主任叶开窃窃私语，弄得叶开也是面带绯红。

叶开今年三十五岁左右，皮肤白里透红，大眼睛。她跟周继光是大学同学，又是一个镇上的，说得来也很正常。所以在这样的会议上，或者在平时私下二人也经常开玩笑，局里的人见了倒也觉得正常。

会议一直开到下午四点，李春生这才喝了一口水，准备作一下总结。这时，会议室外面突然传来敲门声，坐在靠门边上的杨利民去开门，见门口站着县纪委副书记赵国庆，他身后还跟着两个陌生的年轻人。

赵国庆推开门，就跟李春生点了点头，示意随从把门关上，便一脸严肃地

说：“各位不好意思，受县委县政府指示，请念到名字的人跟我们走一趟。请各位配合工作！”说完拿出一张纸，开始念名字。

周继光一听到喊自己的名字，脸“唰”地全白了，不过很快又平静下来了，看了一眼旁边的叶开，然后不紧不慢地对赵国庆说：“赵书记不会是开玩笑吧？”

赵国庆笑着说：“希望真的是开玩笑，我们按指示办事，希望周继光同志配合一下。”

李春生见赵国庆这么认真，走过来嘿嘿笑笑，拉着赵国庆的手假装埋怨道：“赵书记，来之前怎么不给我个电话，这么匆忙！”

赵国庆知道李春生就是埋怨自己不提前打声招呼，这样在他开会时自己来带人走，多不给他面子，再说带走的是自己局里的副局长，而且是第一副局长。

想到这，赵国庆连忙笑着解释说：“李局长也不必这么说，我们谁愿意随便到处跑？你知道的，谁都不愿意见到我们纪委的人是吧？不过身正不怕影子斜。我也是为了工作才来你们局里，老周为人我知道，我们请他过去也是为了工作。去了不见得是坏事是吧？老李你就放心。”

赵国庆连忙改口把“周继光”叫“老周”，不过说的话反倒让人摸不透。好像暗讽李春生不是明理人，身不正，但是最后的那句“老李你就放心”，一方面像是一个老朋友对李春生的安慰，又好像说他李春生即使有什么问题也不用担心，说得倒真像他李春生有问题。

杨利民在一旁听着，一句话不说，他知道这个时候自己一说话，众人的目光就会往自己身上聚，到时候自己就成焦点了。而且在这种场合每说一句话，都有可能把自己划归到不同的行列。

李春生听赵国庆这么一说，内心觉得赵国庆像是知道很多事情，但是，自己作为一个人事局局长，副局长到底出了什么问题，自己还是不很清楚。

周仓县这种小县，地处江汉平原北边，人口不过几十万，每年官场发生的事情却不少，池小王八多，每个人心里都打着自己的算盘。

人人都知道，接受纪委调查的人，基本上都有问题。看来周继光这下子倒霉了。他一倒霉，局内部也会牵扯进一批人的。李春生瞬间觉得害怕起来。

赵国庆见李春生这么半天没有说话，就把念完的纸转身交给随从小李。



杨利民在小李的身后，斜着眼睛瞟了一下那张纸，见那上面还有涂改的痕迹。于是他看着赵国庆的侧面，暗想纪委要带走一个人，不至于这么轻率，把名字写在一张纸上面，上面的名字还有涂改的痕迹。不过没有自己的名字倒也觉得庆幸。

办公室主任叶开见大家都没有说话，就一脸笑容地说：“赵书记大忙人，来了就坐一下吧，我马上给您泡杯茶。”

她知道这个时候还是把话题岔开，接着说下去估计要出问题，就找个借口准备出去。

“不必了，叶主任，我们马上过去，你们接着开会就是。老周，这样吧，我们这就过去，你没意见的话晚上我请客，一起吃顿饭。”赵国庆拍着周继光的肩膀说。

赵国庆又转身对李春生说：“老李，我欠你的那顿饭，有机会再吃，那我们就先过去了。老周，走吧！”说完又拍了拍周继光的肩膀，打了声哈哈。

周继光强装笑脸，起身说道：“好的，赵书记亲自过来，我就跟赵书记过去一趟，也好弄清楚我去了到底‘是不是坏事’。”转身又对办公室主任叶开笑了笑，这笑容似乎在提醒叶开“放心没有事情的”。

赵国庆跟李春生握手后，又与在座几位招呼一下，之后就拍着周继光的肩膀出了会议室。

几人走后，杨利民看了看办公室主任叶开，见她只顾看自己桌上的文件，只当刚才的事情没有发生一样。

他心想，这叶开也是够冷静的，周继光被纪委带走了，她竟然不动声色，也太奇怪了。平时周继光跟叶开二人在局里面是关系最好的，有事没事都喜欢去对方办公室喝茶聊天。

现在周继光被带走了，她理所当然应该有些表情变化吧，可是没有。他想着想着叶开一抬头正好也朝自己看来。杨利民连忙避开，看着李春生的脸。

过了一会儿，杨利民这才用眼睛的余光看了看叶开，发觉她又低下头看自己桌上的文件。杨利民对她越发佩服了。

正想着，手机一震，是一条匿名短信：“周仓这下要出大事了。”

他抬起头，朝在座的各位看了看，没有一个人朝他看，看来不是在场的人

发的。他连忙把这条短信删掉，当做没事一样。

李春生接着刚才讲了两个多小时，快到五点才散会。往常散会大家都走得很快，会议结束后各有各的生活圈子。

杨利民通常是回到自己办公室，把门关上，靠着转椅，闭上眼睛把会上每个人发言先后顺序，每一句话每一个表情都在脑海里面过一遍，重要的细节他还抽出办公桌抽屉最底层的一个密码锁本子记录一下。关键的东西还从抽屉里面抽出那副扑克牌，抽出一张记下一些东西，塞进密码本子里面夹着。

因为这样他能获得很多的信息，每个人对每件事的态度以及各个人之间的微妙关系，他都能从这些细微末节上迅速准确地领悟到。等这些东西全部过一遍之后，基本上每次都是快到七点了，人事局大楼里面的人基本走光了，他在检查完密码本子是否保险之后，才慢慢地从办公室出来，一言不发地回家。

可是今天散会后大家都走得很慢。

杨利民故意等会议室的人差不多走完才起身，到外面走廊所有人进了自己办公室后，局长李春生叫住他，说：“利民，来我办公室一下。”

李春生等杨利民进了办公室之后，就关上门说：“利民啊，下午的事情你怎么看？”

杨利民不知道李春生问这话的真实意思，也不便发表什么看法，就把会上李春生说的话又说了一遍。

李春生见杨利民这么说，知道杨利民也不会说什么实质的，于是笑了笑，给杨利民加了点水，假装问了一下胡月的情况便不再说什么。

杨利民见他不再说话，觉得自己这样坐着也不好，就找个借口出来了。出门见到叶开下楼的背影，他就连忙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关起门来，看看自己桌上有没有秘书小王送来的文件。

过了一会儿，秘书小王敲门进来，问有什么事情没有。杨利民满脸镇定，反过来问他：“今天下午有什么事情没有？”他不直接问小王有谁找过他或者有谁打电话找他。

秘书小王毕恭毕敬地说：“没有。”

杨利民又试探地问：“看见周继光副局长没有？”

小王微笑着说：“周副局长从开会之后就没有见到。”



杨利民就不再说话，小王见他不说话，自己就说：“杨局长没有什么事情我就先出去了。”

杨利民面无表情地说：“好。”小王出来后就轻轻把门带上了。

小王大学毕业不久，才分到人事局的，杨利民见小伙子比较灵活就要过来了。他最欣赏的是小王作为一个秘书，从来是该问的事情就问，不该问的事情一句都不问。

杨利民在办公室里一直坐到快七点，准备回家。

这天晚上，杨利民躺在床上辗转难眠，胡月挨在旁边均匀地呼吸。直到快凌晨，他才迷糊地睡着，却意外地梦到周继光被杀头了。

2



杨利民当初在市财校读书时，就很喜欢早起看书。结婚上班之后，这个习惯也一直没有改掉，早上起来之后照旧是看书，只是看书的地方有所改变，由原来的学校寝室公用厕所，变成家里的卫生间。

家里的卫生间紧邻厨房，外面是梳妆台，再外面就是一个鱼池，客厅跟他的房间以及儿子阳阳的房间都在前面。

他现在住在当初工作的时候分的房子里，这么多年一直都没有变过。客厅前面又有一个大的院子，这个院子倒有很多盆景，打理盆景是他除书法之外的又一个爱好。

杨利民今早比往常起得更早，早上胡月起来时，他已经做好了早饭。起得早，一方面是因为昨晚那个电话，一直到早上起来去厕所看书，他都在想那个打电话的人是什么意思。另一方面就是昨晚的那个梦，弄得他睡得很不踏实。

往常倒还没有什么，做这种噩梦根本不会让他有什么联想。因为噩梦基本天天都有，可是昨晚噩梦的主角分明是周继光。

难不成周继光真的会出什么事情要被杀头么？

杨利民打心底不希望出现这种事情，好歹周继光每年过节的时候，还主动给同为人事局副局长的自己打电话问好。官场上能这样，已算是很不错了。

胡月穿着绸子睡衣起来后在卫生间外面漱口的时候，杨利民还在厕所里看书。

阳阳睡眼惺忪，在外面直喊要上厕所。杨利民这才出来，随手把书放在厕所外面的梳妆台上，待阳阳进厕所之后，杨利民洗完手，才看着梳妆镜，对胡月说：“今天我要去市里一趟，记住我昨晚跟你说的。”

胡月一边漱口一边咕噜道：“记得！你都说了几遍了，你不嫌啰唆我还嫌啰唆呢。”

吃完早饭，胡月就跟阳阳一起去学校了。

杨利民收拾完桌子，便赶紧换了套西装，夹起去省城开会买的冒牌鳄鱼皮包就出了门。天气似乎很好，街道上人也很多。

穿过一条巷子之后就到了人事局大门，门口却有几辆警车。他听到里面吵闹声不断，正准备进门，门口守卫叫住他，轻声地说：“杨局长，出大事了。”

杨利民看着这个平时他从来没有注意过的门卫，下意识地夹紧了皮包，说：“什么事？”

“局里面办公室主任叶开跳楼了。你没有看到门口的警车么？早上来的时候叶主任还是好好的，我还跟她打过招呼，没想到这么一会儿就出了这样的事情，唉，真想不到。”门卫不停朝里面看着说。

杨利民这才真的吃惊了，没有再说什么，连忙进去。

院子里面围了很多，周仓县公安局副局长夏天正在现场跟李春生说话，见杨利民来了，就连忙走过来，握住杨利民的手说：“老杨，你看，谁都想不到会是这样，叶开同志年纪轻轻就这样。”

杨利民一手握住夏天的手，另外一只手拍了一下他的臂膀，说：“也是的，昨天下班的时候我还跟她打招呼，见她还开玩笑呢，今天就这样子。可惜可惜。这事情还得辛苦你们了，夏局长。”

杨利民见夏天这样，也不知道怎么说。平时他跟叶开接触得也不是很多，虽然叶开是办公室主任，但是除工作上的接触外，私下他是绝对不会去找叶开的。因为叶开跟周继光的关系大家都知道，跟她走得太近，难免让人寻思其中的意思，这样不好。所以，杨利民就随便说昨天下班还跟叶开开玩笑，除了

叶开知道这是个谎言外，恐怕没有其他人知道。

夏天笑了笑，说：“谁都不愿看到这些，我们会尽快查出原因。老李，老杨，稍后我们仨碰个头，商量个处理措施。”

李春生看着杨利民，然后说：“应该的嘛，早点查出结果对叶开也有个交代。是吧，利民。”杨利民点了点头。

夏天说完就去忙自己的了。李春生向杨利民示意了一下，就不紧不慢地背着手上楼了。

杨利民知道李春生的意思是找他，就假装点了一支烟，等李春生上楼之后才慢慢地上楼，边上楼边想李春生找他会说什么。

在门口遇见秘书小王，小王正提着一瓶水，让也不是，不让也不是，很拘谨的样子。他见到杨利民说了声“杨局长早”。杨利民应了声：“小王来得这么早啊。”

小王笑着说：“是啊，杨局长。”说完嘿嘿笑了一下。

“小王啊，把那瓶水提我办公室吧。”杨利民说。

小王“嗯”了一声，就跟在杨利民后面了。

进门后，小王把水放旁边就收拾桌子去了。

杨利民坐下后想问早上来的时候跟谁见过面，但是怕这样问显得敏感，就拿起桌上的文件随意地翻了翻，不一下就翻完了，这才装作不经意地问小王：“李局长有什么事情没有？”

小王停下来，满是疑惑地说：“没有的，杨局长。”

杨利民也没有再问，就起身倒了一杯茶，接着看报纸，想起有人说政协人大的工作“一杯茶一支烟，一张报纸看半天”，于是暗自笑了一下，发觉小王在一旁，自己有点失态，就连忙阴下脸来。

小王收拾完之后就出去了，随手带上了办公室的门。

叶开昨天还好好的，今天就莫名跳楼，看来李春生这个局长不好当，杨利民心里想。早上还说去一趟市里，现在看来去不了了，这种时候不在局里，怕会引起别人的联想。李春生找自己到底是有什么事情？杨利民刚想到这里，就不想往下想了。

一会儿，李春生的秘书小郭就来了，喊杨利民过去，说是李局长在等着。

出了办公室，杨利民下意识地往楼下看了一眼，夏天还在院子里面指挥几个干警清理现场，背着手，亮背头一眼就能看到。他把视线收回，在转角的地方，对着仪容镜整理了一下衣服，确认衣装够整洁才准备敲李春生办公室的门。

正在此时，李春生开门了，发现是杨利民，连忙笑着说：“利民啊，快进快进。”说着就拉杨利民进了办公室。

杨利民忽然有点不适应。进门的一瞬间，他忽然想到，这李春生如果不是因为昨天周继光被带走，和今天早上这叶开事故，他会不会对自己这么客气？凭李春生这性格和他多年县上机关工作的经验跟资历，对自己这么一个副局长，他是不会这么客气的，就算客气，也是表面的客气。

正想着，李春生已经递了一杯水上来。

李春生把水放在办公室沙发边的长条桌上，假装一脸悲伤地对杨利民说：“利民啊，你说这叶开主任怎么就想不开呢？这么年轻，怎么就跳楼了！”他边说边看着杨利民。

杨利民知道李春生在看着自己，却装作没有看到，兀自拿起桌上的茶杯，抿了一口周仓毛尖，这才不慌不忙地说：“这事还真不好说，看透一个人的心思真是难，叶主任平时也没见有什么不对劲的呀！”

杨利民不知道怎么回答李春生的话。李春生的意思好像就是说叶开是自己跳楼的，是想不开。但事实上到底是怎么回事恐怕只有叶开自己心里清楚。

二人又说到局里面其他的事情，这时李春生的秘书小郭敲门说：“公安局夏天副局长上来了，找李局长呢。”

李春生迟疑了一下，便说：“我知道了，叫他进来吧。”

杨利民见状，一想夏天上来自己在此多有不便，于是站起来说：“李局长，那我先过去了，晚点我来找你。”

李春生料想夏天上来估计是问叶开的事情，想着这杨利民刚才在下面，当着夏天的面说他昨天还跟叶开开玩笑的，应该算得上局里面跟叶开见面的最后一个人吧，把他留下岂不更好？

“你就留下来吧，利民。老夏上来，估计是了解叶开的事情，正好大家合计一下，是吧。”李春生也站起来说。

杨利民知道，这李春生就是想拉一个作陪的，自己走的话就明显是回避，

越是显得不好，于是只好自认倒霉，留了下来。

他笑着说：“那李局长，我就等等。”说完坐了下来，给李春生加了一杯水后又给自己加了一次。

不一会儿，夏天就上来了，李春生跟杨利民听到夏天在走廊里面走动的声音，就起身开门迎接。

李春生在前，杨利民有意识地在后面。夏天见到李春生，连忙说：“老李，杨局长，你们都在呢，正好，来，进去，咱们说会儿话。”说完就自己先进了李春生的办公室。

杨利民心想这夏天也太随意了。不过当他听到夏天叫“李春生”作“老李”的时候，突然联想到昨天下午赵国庆带走周继光时也是把“李春生”喊作“老李”。

官场就是这样子，一个称呼仔细一品就显出很多意思。叫“老李”，显得特别亲切，如果再叫“春生”，那就更亲切，不过叫“春生”好像是一个长辈对晚辈的口气，料想夏天也不至于这么愚钝。

“老李啊，我早上在路上接到报警电话，说你们局有人跳楼了。没想到是叶开叶主任。”夏天一屁股坐下来就说。

杨利民看看李春生，李春生点了根烟，吐了口气，苦笑道：“老夏啊，也是，叶主任怎么就这样子，家里孩子还那么小。”

杨利民不知道自己该怎么说，这李春生到现在还是这么说，好像这叶开的跳楼像小孩跳蹦床一样，没有半点值得悲伤的。

他兀自喝水，慢慢地吹着杯子里面的周仓毛尖，仿佛这周仓毛尖就是贴在墙上的壁画一样，吹都吹不动。他知道，只有这样，夏天才会用更多的时间对着李春生。

“对了，杨局长，你刚才在下面说，你昨天下班的时候还跟叶主任开过玩笑，是吧？当时没有发现她有什么不对劲吧？”夏天见李春生没有说出什么，就转身问杨利民到底是怎么回事。

杨利民见夏天这么一问，打了个哈哈，才把昨天看见叶开的事情全部说了，只是没有把李春生叫他去办事的那一点说出来。

说完，三人就又说其他的去了，约摸过了两个小时，夏天站起来见外面楼下收拾得差不多了，就起身道别，说要回局里面安排一下这事情。

李春生见夏天起身要走，连忙起身说：“老夏真是忙人，我们得学习一下啊。”

夏天双手一拱，笑着说：“谈不上，你们接着忙，有什么消息我通知你们。老李啊，这茶还是不错的，什么时候给我搞点，哈哈，我就不客气了。杨局长啊，有时间再聚聚。”说完拿起桌上的帽子就出门了。

杨利民送夏天下楼。出门的时候，眼角余光瞥了一下李春生，没想到李春生也在伸着头看他们。他装作没有看见，故意大声地笑着说：“夏局长真会笑笑。”

直到夏天的警车驶出了人事局大院，杨利民才背着手准备上楼，走到院子中间，抬头发现李春生正在办公室门口朝自己看呢。

杨利民眼神忽地飘过去，装作没有见到，心里突然想到，李春生似乎对自己有什么芥蒂，连自己下来这么一下子都要看看，貌似有点监视的意思。

想到早晨进人事局大院时遇到夏天跟李春生两人说的话，杨利民突然觉得自己是一大失误。

自己怎么这么傻说昨天跟叶开开过玩笑呢？应该说昨天见都没有见到叶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更何况是这种事情。越想越觉得自己刚才的行为失误，不由得加快脚步，回到自己的办公室。

回到办公室刚坐下来，电话就响了，是妻子胡月打的，胡月在电话那边紧张地说：“听说你们局叶开跳楼了，还说你是昨天见到她的最后一个人，还跟她开过玩笑。是不是这样？”

杨利民连忙说：“不要瞎说，中午回去跟你说。”

“那好，你自己注意。”胡月说完挂了电话。

杨利民坐在椅子上，想起胡月打的电话，心想如果这件事情连她都知道的话，那么在周仓县肯定还有更多的人知道。一想到这，杨利民越是觉得刚才说自己跟叶开开玩笑的话，实在是一个大的错误，简直是不可饶恕的错误。但转念一想，这消息就短短的几个小时，怎么就传得这么快，到底是谁在背后这么做？

知道自己刚说的话的人就夏天跟李春生两个人，难不成是李春生？还是夏天？看来这官场也是表面波澜不惊，暗地里波涛汹涌，自己在政治上也太不

成熟了。

夏天离开人事局后，杨利民就一直在办公室琢磨这事情，期间秘书小王来过几次，见杨利民一直坐着不说话，他也就不说话。

快到中午的时候，杨利民突然想到昨天周继光被带走了，到现在还没有消息，他就想给妻子胡月打个电话，问一下周继光的妻子田齐的消息。田齐跟胡月在一个办公室。

他看了看手表，确信胡月这个时候没有去上课，这才拨通了胡月办公室的电话。

电话响了几声，接电话的是胡月对桌的石晓琴，石晓琴说胡月不在，一会儿给她传个话。

杨利民挂了电话，等了一会儿，电话打过来了，胡月在电话里哭着说：“利民，阳阳不见了。”

杨利民大惊道：“你说什么？不要哭，你慢慢地说。”

“阳阳不见了，刚才他的班主任跟我说的，早上就没有见到。”说完胡月又开始哭。

杨利民安慰了几句，就挂了电话，跟秘书小王说自己有点事。说完就跑向了实验小学。

3



杨利民急匆匆地赶到实验小学后，径直朝胡月的办公室跑去，在门口遇见石晓琴，差点撞了个满怀，他气喘吁吁地说：“石老师，见到我家胡月没有？”

石晓琴抱着一叠作业本子，扶了扶眼镜说：“没有呢，我一直在办公室等她电话，还是没有打来。要不你先坐一会儿，说不定一会儿就打来了。”

“还是不了，我再去找找。”杨利民转身朝楼下奔去，石晓琴刚转过楼梯转角，就看到了杨利民出校门的背影。

杨利民出学校之后，拦了一辆出租车打算先回家，看妻子胡月是不是先

回家了。在车上,他还在想阳阳会到什么地方去,平时阳阳这孩子也不大喜欢到处跑,上学放学都很规矩的,从来没有给夫妻俩惹什么事情,看来这次估计是真有什么事。

夫妻俩就这么一个孩子,当初胡月想再生一个的时候,杨利民说城市户口,生那么多干什么,一个就够了,你还嫌你怀阳阳的时候受苦少啊。

胡月听他这么一说,联想当初生阳阳的情景,心里顿时没有了再生的想法。

哎,要是阳阳真出事了,夫妻俩老不老少不少的,该怎么办?杨利民想到这里,长叹一口气。

回到家,胡月在客厅里面哭得死去活来,眼睛都哭肿了。见杨利民回家了,就一下子抱住杨利民的腿,哭着说:“阳阳不见了,我该怎么办啊?”

杨利民费了好大的力气才把胡月给扶起来。他去拿了一盆水过来,给她洗,边洗边安慰说:“你也不要急,我们仔细想想他去什么地方了,这孩子平时很听话的。你放心,肯定没有事情的。”他嘴里这么说,其实心里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尤其是联想到最近周继光的事情,以及叶开上午跳楼,他心里越发觉得阳阳可能是被黑社会带走了,或许他们以为是在这些事情上做了手脚。

如果真是这样,那么不出一天,社会上的人就都知道了,到时候不光阳阳性命难保,自己今后在仕途上也会显得非常艰难。他进而又想到,早上跟公安局副局长夏天说,他昨天下午跟叶开开过玩笑这事情,怕是因为这事背后的人知道了,人家报复。

想到这里,他心头凉了半截。

胡月突然抓住杨利民的手,捏得紧紧的,说:“利民,你说阳阳是不是被人给绑票了?”

“怎么会呢!你瞎说,不要多想。”杨利民连忙打断话题。其实他也不愿意相信,尽管他自己在心里也这么想过。

“真的,利民,你想想这几天的事情,阳阳肯定被人给绑架了。”胡月又哭出来了,抽搐个不停。

“你别再哭了,这样,我给夏天打个电话。”说着他拿起桌上的电话准备拨号,可是提起电话又不知道怎么说。

难不成自己就说阳阳被人绑架,这样说的话会给公安局的破案工作带来



障碍,尤其有可能让别人以为自己是不是跟最近这几件事情有关。这样一来,怕是不超过十分钟,身边的人就都知道阳阳不见了,而他最不想看到的就是,周仓又传言自己跟周继光、叶开的事情扯上关系。到那时,就算没有什么事情怕是也有事情了。

胡月焦急地说:“你倒是打电话啊,你犹豫什么?”说着又哭了出来。

杨利民于是硬着头皮拨通了夏天的电话,说道:“夏局长啊,我是杨利民。”

电话那边夏天说:“老杨啊,打电话给我什么事情呢?”

杨利民看着胡月,然后客气地说:“有件事情得麻烦老兄你一下。”

“你说吧,还跟我客气什么。”夏天说。

“是这样的,我家阳阳不见了,到处找不到,还得跟你们局说一说,帮忙找一下。”杨利民越发觉得此时说这事情显得不靠谱,电话挂了之后就又给实验小学保卫处打了个电话问阳阳回到学校没有。得知没有消息之后,杨利民又安慰了一下胡月,叫她在家里等着,怕阳阳一个人回家了没有钥匙,他自己就出去了。

他沿着阳阳上学的路一直慢慢地走,希望能在路上遇见孩子,可是一直到学校了还是没有见到阳阳。他径直又出来了,朝人事局走去。

杨利民一个人在办公室里面坐着,连着抽了几根烟。想着自己平时的行为,也不至于让阳阳被人给绑架。可是阳阳就是不见了。

“这孩子越来越不听话了,能到哪里去了呢?”杨利民在心里想着。

坐了一个多小时,想着这么等下去也不是办法,正欲起身,李春生在办公室门口出现了。

他一见杨利民,似乎觉得有些尴尬,正准备转身。杨利民索性走出来,强装笑脸,说:“李局长,还没有下班呢。”

李春生笑着说:“是利民啊,你在呢,我正打算找你呢。”

杨利民突然发现,李春生从今天早上开始就鬼鬼祟祟的,自己碍于他是局长,也不好明说。官场的话,一言能说明的,非要弄得含糊,这就是官话,言此意彼。既然李春生说找自己,不妨听听他说什么。

“李局长,找我什么事情呢?”杨利民微微一笑,一直看着李春生的脸